

深读·封面故事

他走过这个世界39年。

他是儿子、丈夫、父亲。他踏踏实实过每一天。

今天,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忆李学国。记住那些美好的瞬间,他的青春岁月,他侍弄花草时的恬淡,他接到妻子短信时的微笑,他和战友的兄弟情谊,他追求美好生活努力和坚忍。

我们从这个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力量,因为它的平凡,而不凡,而更有力量。

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方式,是亲人对亲人的纪念,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。

我们的生活里一定有他。



大义的哥的本色人生

本报记者 石念军 刘遥

我们是那种很普通、很平凡的家庭

如果不是那个意外,或许,有一天,身为的哥的他,会拉这个河南游客逛逛临沂城。

但6月1日,临沂人李学国和河南人魏继峰的命运交集在一起。

在儿子成长历程中最后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里,他的妻儿亲眼目睹着他的身影,与一个落水的陌生人一起,在滔滔沂河水中消逝——面对素昧平生的落水者,他纵身一跃。

这一场景,震撼了沂河两岸。

▼这些“军装照”,记录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面孔,和他美好的青春岁月。



能让这么多乘客满意,不是简单的事

一辆出租车,曾经维系着一家人努力生活,蒸蒸日上的希望。

出租车司机赚的是一份辛苦钱。徐景花常常劝丈夫,早晨不要走得太早,晚上也不要回得太晚,“与其早出晚归多赚二三十的,不如一家三口一起吃饭饭更重要。”

每天早晨6点,徐景花准时起床做早餐,一家三口一起吃。

7点之前,丈夫准时出门。“因为家住学校,过了7点,学生就要入校了,校门口进出都是小学生,再开车外出不方便,干扰学生上学。”徐景花解释。

每天出车,不管刮风下雨,中午,李学国随便在外凑合着吃。晚上,只要没有出车到外地,便一定会回家吃饭,“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。”徐景花说。

每逢周末,徐景花做了好吃的,就会发短信给丈夫,“中午做好吃的了”,李学国一准儿会出现在餐桌前,享受老婆做的美食。

“不说大话,不虚伪的,是那种很实在,很真诚的话。”在李学国的战友代声华眼里,李学国表里如一,对自己的要求向来很高。21年前,还在青葱岁月的他们,曾坐同

院子,总要侍弄那些花儿。同事朋友喜欢花,他会慷慨地送上一盆。

但现在,这些花草边上,再也没有李学国的影子。

他的笑容,凝滞在堂屋摆放的一张黑白照片上。凝望他的那些目光,充满了忧伤。

盛开的花儿边上,是一堆酒瓶。依照当地的风俗,亲友故去后,前来悼念的人,都要饮下一杯杯烈酒。仿佛只有烈酒穿肠,将神经麻醉,才可以在酒醒之后,忘却酸楚。

可忘不掉的,却怎么也忘不掉。徐景花不时会羞赧地说起丈夫的好,比划着两人并排站在一起,自己只能到他的肩膀。

当地有关部门刚刚认定李学国的行为是见义勇为,中共河东区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。

但这也并不能减少徐景花的感伤,“我们是那种很普通,很平凡,很不起眼,轻易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那种家庭、那种人。现在,我们也不想……”

踏踏实实地过着每一天

这样一个众人眼里的好人,工作和事业却一直不顺。

1995年,从部队复员的李学国,被安置到当地物资局下属企业上班,担任司机。

1998年左右,李学国下岗失业。东拼西凑,家人帮着筹了7万块钱,买了辆出租车,李学国成为了一名的哥。

“当时干的还算稳当,赚了一些钱。”徐景花说。但有一次,李学国把车租给别人开,结果出了车祸,赔了一些钱。处理完事情后,李学国就把车卖了。

“后来他再买出租车时,手续转让费就很贵了,大概二三十万。但那一次,他只卖了七八万块钱。”这期间,代声华和他多有交流,李学国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,再次考虑做点什么。代告诉他,正直驾校在招聘教练,要不你去试试吧。

李学国重回归的哥身份,每天

驾驶,驾驶技术向来过硬。

他在驾校一干就是四年。“当时加一个夜班50块钱,他就经常加夜班,就想着怎么尽快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。”徐景花说。

“我老跟他说,不需要你赚很多钱,只要一家三口每天能够坐在一块吃饭就好了。”徐景花说,自己在小学任职,日子过得并不紧巴。但作为男人和丈夫的李学国,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始终不甘心。

从驾校离职后,李学国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18米长左右的大货车跑运输。2009年,大车又一次发生车祸。

“这一次,赔了很多钱。”知情人士说,大概赔了三四十万。

“也不知怎么回事,学国在部队学的车,但总在车上出事。”

2010年11月,李学国又一次购买了出租车,干起老本行。

李学国重回归的哥身份,每天

早出晚归。

当他驾驶出租车,穿流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时,在他身边,奔驰、宝马等豪车不时驶过。

作为全国的物流商业典范,临沂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创富故事。有人戏称,在山东17市中,临沂市的宝马汽车保有量早已跃居第一。

这一说法,虽然没有准确数据支持,但也成了临沂富甲一方的写照。

临沂市2010年生产总值2400亿元,人均GDP排名省内17市中尚属下游。截至2010年底,临沂市工商注册私营企业2.9万家,个体工商户22.3万户,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资金759.2亿元。当年,该地民营经济税收占到国地税收入的81.7%。

的哥李学国踏踏实实地过着每一天。像他这样的出租车司机,

起早贪黑地拉活,月收入能有五六千,这在当地工薪阶层已经是个不错的收入了。

他很满足了。

“好好工作,争取尽快换一套宽敞的房子,也好以后留给儿子。”

这样的话,李学国不止一次跟妻子说过。

他们已经在徐景花任教的九曲小学家属院住了13年,这是一套70m²的两居室。现在,儿子大了,李学国很想换套大房子给老婆孩子住。但2009年的那场车祸,让家里元气大伤,大哥帮他垫付了十几万赔偿,但他之前的积蓄已掏空。

现在,临沂市区的商品房,均价已飙升至5000元左右。就在他们生活的沂河两岸,很多楼房单价已达七八千元,但这并不影响李学国的计划。他是个男人,有责任让妻儿生活得更好。

妻子的视线里,突然没有了那顶熟悉的草帽

事后想起来,徐景花才发现,出事那一天的丈夫,与往常都不一样。

“早晨出门跟往常一样,他7点出车,半小时后我带孩子去学校,过‘六一’儿童节。”

徐景花是九曲小学的六年级班主任,儿子就在她班上就读。

按照惯例,小学生毕业后就不再过“六一”儿童节了。徐景花盘算着,要好好陪孩子,过好他生命中的这最后一个儿童节。

她没有与丈夫商量怎么给孩子过节,因为丈夫白天都要在外跑车,到了晚上,才会回来。

“下午的时候,他突然回来了,

说要陪孩子好好玩玩,一家人一块过这最后一个‘六一’儿童节。”

夫妻两人中午很难碰面,聊了一会儿,其间,李学国又给妻子盘算起换个大点房子的事。

下午4点多,一家人决定出门,“先到沂河边逛逛玩玩,然后一块吃饭”。

风景迤逦的沂河小埠东橡胶坝,距离李学国家不远,10分钟,他们就到了。

此时,河南籍游客毕育峰和魏继峰等6名同乡,已经先他们来到这里。

李学国陪老婆孩子在岸上玩了一会儿,看到河边有人捕鱼,他

到车上取出了放在后备箱里的小鱼兜,换了一件衣服,戴上了玩耍时才戴的草帽,从岸上走到了河边。

那是徐景花无比熟悉的草帽。李学国越走越远,她就一直盯着那顶草帽。

在爱人的视线中越走越远的李学国,来到坝下的导流墙东侧。

这时,毕育峰和魏继峰已经在这里捞鱼玩。

可能是脚下青苔太滑,魏继峰一个踉跄,倒在水里,接着就被水冲到深水区。

毕育峰看见魏继峰两手不停地乱抓,知道情况不妙,立马大声

求救。

李学国放下小鱼兜,掏出手机和出租车钥匙,随即便纵身下水……

妻子的视线里,从那一刻,突然没有了那顶无比熟悉的草帽。

一开始,她还以为是视线被遮住了。突然,有人溺水的消息在岸上传开……

直觉让她有着一丝眩晕,但她知道,不可能是丈夫,“他水性好。”

她后来才知道,许是因为落水者魏继峰太重了,试图救人的丈夫和落水者转眼已不见踪迹。

普通的哥李学国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,在儿子成长历程中的最后一个儿童节里。